

# 摹印人走了,提醒我们传承不能丢

## 玉渊杂谭

杨仑

故宫的沈伟走了。如果不是几年前大火的话,沈伟的去也许会和他人生的前40年一样,素心若雪,淡如清风。但如今,更多人知道,他的离开意味着故宫摹印人失了传承。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类在延续文明的过程中,也丢掉了许多曾经拥有的技巧。

但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就有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绵延不绝,这无非传承二字。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文化的传承,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如何继续开来。

不可否认,随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许多古老的技能已经被束之高阁。打开职业分类大典,每一次修订都会有不少职业消失,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回忆。譬如“东北三宝”之一靰鞡鞋,曾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如今早已丧失了实用价值,会制造此鞋

者更是凤毛麟角。

但沈伟从事的摹印手艺不一样。在我国古代文化中,诗书画印从不分离,作为传统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我国古代艺术特有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我们赏析一幅书画作品,也包括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题记、款识、藏印,所有这些鉴赏痕迹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记录着艺术的传承。2012年曾经以224万元价格成交的清代《张忆娘簪花图》,若仅从绘画上看,未见得高出同时代画家;但画上有蒋秀谷、袁枚、王朴等近百人的诗词吟咏,记

录了300年前一段文坛故事,就赋予了这幅作品不同寻常的价值。

我们与沈伟先生告别,也是与一门传统技艺的告别。近年来,有关部门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愈来愈多的人参与其中,未必不会有后来者接过前辈衣钵,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世事如棋局局新。也许不会再如袁寒云那般,凭借身世家国之悲唱出苍凉悲壮的《千忠戮·惨睹》,但我们始终记得文化的来源并为之骄傲,想来也足以完成先辈“继往圣之绝学”的志愿了。

## 施今墨:让中医药接受科学洗礼

### 桂下漫笔

胡一峰



日前,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建筑,共429处建筑物,最受媒体关注的10处中,有一处位于东旧帘子胡同的两层砖木结构楼宇,结构完整,保存良好。这里就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昔日的诊所。

施今墨是浙江萧山山人,出身官宦之家。祖父曾在贵州为官,他也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麟”。十几岁就跟着舅舅李可亭学医。1902年,父亲到山西任职,施今墨也被送到山西大学堂读书。没过多久,因为带头反对校长李提摩大,施今墨被学校开除。后来,又辗转回到山西法政学堂、京师法政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家黄兴,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为国家民族命运而奔走。

辛亥革命成功后,施今墨协助黄兴制定《陆军刑法》等法典,还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长、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等职务。虽然他有满腔热血,却苦于社会腐败,壮志难酬。1921年,改名“今墨”,以墨子兼爱之道,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就此诞生。

施今墨是一名中医,医学又得自家传,深受传统医学漫长文化传统之熏陶。但是,与一般以医学为饭碗的人不同,施今墨出身士绅之家,基因里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早年接受的又是新式教育,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与孙中山、黄兴等先锋人物为伍。离开政坛之后,他依然关心时局,还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医学顾问。1924年,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风月良宵不解愁,车尘碌碌几时休。山如时局不平起,水入川原就下流。赋重年荒田野渺,人逃室毁犬鸡留。烽烟天接迷阳地,何处人间有自由?”满满都是对国计民生之关切。

作为一位经历了时代精神洗礼的中医,“开放”和“务实”是施今墨医学思想和实践最重要的关键词。所谓“开放”,即不守中西门户之见,兼容并蓄,但开放包容并不是杂糅或放任,而是在务实的态度上,以治病救人作为医学最根本之准绳。通俗地讲,怎么有利于病人,怎样疗效更好,就怎么办。

施今墨有记笔的习惯,平日所思所想,总会在纸片上随手记下,保存起来。在一则随笔中,他明确说:“我本中医的革新者,不革新便无进步。……在社会上,仅认为我是个能治病的名医大夫,浅之乎视我矣。”可见,“中医革新”或者说赋予我国传统医学以时代活力的,是施今墨一生追求的目标。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也就是施今墨专事医学之初,他就明确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中药工业化”的口号。1932年,施今墨和同道一起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当时,中医学论争如火如荼,“国医”这个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正是中医界用来对抗西医“科学”话语的法宝。

然而,在施今墨这所以“国医”为名的学院中,不仅有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还开设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细菌学以及日文、德文等课程。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中西医结合的人才。显然,这和他提出的“吾以为了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的思想是一致的。

当年,施今墨的观点和做法曾遭到攻击,被认为是不中不西、不驴不马,但施今墨目标坚定,不为所动。如他所言:“我40年来一贯的主张,就是在《文医半月刊》上刊登《中西病名对照表》,而且身体力行,研制出了“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以西药命名命名的中成药,令当时的中医界刮目相看。”

1936年,施今墨在华北国医学院创办了《文医半月刊》,次年,在该刊周年纪念专刊中,施今墨再一次大声疾呼,希望医学界打破门户之见,拿疗效来检验医术。“吾人研究学术,应将领域之见除去。无论中医西医,其理正确,治疗有效者,皆可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为了推动中西医学互鉴,施今墨主张中西病名统一,他不但在《文医半月刊》上刊登《中西病名对照表》,而且身体力行,研制出了“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以西药命名命名的中成药,令当时的中医界刮目相看。

毋庸置疑,“看疗效”是施今墨医学的基本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理论。相反,他一直认为中医的发展离不开理论根基,只是这种理论不能停留在玄而又玄的话语迷雾之中,而应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梳理。他认为:“当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一途。”因此,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医书,必须“以科学方法阐明之,沟通之,整理之而辑述之”。

直到1957年,在《科学院设立中医研究所的意见书》中,施今墨依然大声疾呼:“在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学府科学院却没有成立中医理论研究所是不正常的”,中医的地位取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在科学上能不能站稳,“这样的工作,一定要在科学研究的浓厚空气中才能做得出色,也必须在科学家的队伍中切磋琢磨才能做得细致,也必须在现代化科学研究机构的良好设备,妥善规划的物质基础上进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还说:“有人认为中医只有一大堆经验,还不是科学,那么,科学院如果不否定这份丰富的遗产的话,也是有责任把它从经验提升到科学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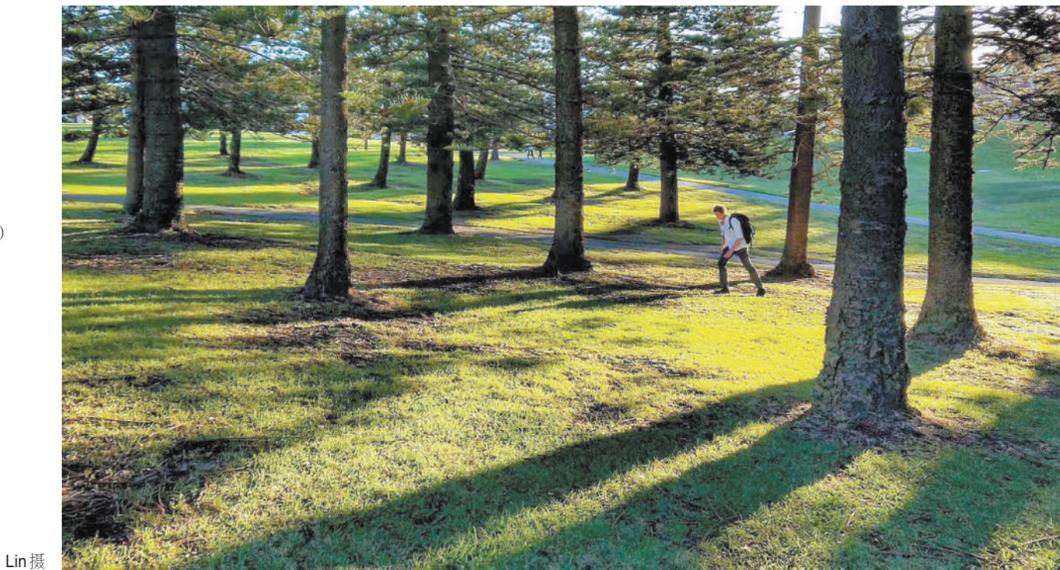
施今墨这般的中医之存在,证明了传统医学的生命力。我们不妨抽空到东旧帘子胡同走走看看,在施今墨诊所旧址重温诊所主人振聋发聩的论述。

## 摄手作

### 茵茵绿野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夏天出现在草木的躯干上  
以光的脚步,以影的方向



Lin摄

# 紫禁城的冰窖与藏冰

## 博览荟

周乾

进入夏季,北京气温逐渐升高,并伴随暑热,令京城市民有炎热之感。而近日的天气预报显示,在未来一段时间,京城将一直在高温热浪中接受“考验”。那么,作为明清皇宫的紫禁城,有没有皇帝用于夏天避暑,且能够在里面吃“冰棍”的建筑呢?回答是肯定的,它就是冰窖。

冰窖是紫禁城内一种避暑建筑,其主要作用是储藏冰块及帝王在暑期饮冰场所。紫禁城内的冰窖具有非常优秀的隔热性能,现存共4座,坐落在紫禁城西隆宗门外西南约100米处,每座建筑的形制完全相同。各冰窖均为南北向建造,外表与普通硬山式建筑无异,内部则为半地下室形式,室内外地面高度差约2米。每座冰窖建筑内部长约11米,宽约6.4米,地面满铺大块条石,一角留有沟眼,融化的冰水可由此流入暗沟,暗沟附近有旱井,以利于暗沟排水。四周的墙体由下往上首先为1.5米高的石质墙体,而后往上砌筑约2.6米高的条砖墙,再开始起拱,做成拱券顶棚形式。顶棚与屋顶最高点的落差约2米,其间用灰土填充。各个建筑墙体厚约2米,不设窗,仅在南北两侧设门。冰窖内部在2015年被改造成了餐厅,其半地下室增设楼板及支撑楼板的木柱,但是冰窖内部的原始空间并未

受到扰动,由此可看到其墙体及顶棚的材料及建筑做法。

目前关于紫禁城冰窖建筑的建造档案很少,但是同为皇家建筑的畅春园冰窖建造却有着详细的记载。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六月,康熙下令在畅春园建造4排共为24间、能够容纳30000块冰的冰窖。每排冰窖长约23米,宽约6.1米。冰窖的基本做法包括:“包檐,以旧石柱为基石,用豆渣石砌台阶,置鼓门、脚柱石。四面墙基,以柏木为钉,表面铺豆渣石,灌浆。窖底四面墙高七尺、厚三尺,用旧式城砖垒砌灌浆,上面墙高八尺、厚二尺五寸,用旧式城砖垒砌灌浆,表面贴沙滚子砖,抹以石灰泥,再砌以筒瓦。”这段话说明,冰窖的室内地面为旧石料铺砌,室内地面到室外地面间的台阶用豆渣石铺砌;建筑外部有拱形门洞,四周砌墙不设窗;墙基为柏木桩基础(考虑地下水),基础之上铺砌豆渣石;墙体分为地下和地上两部分,地下部分墙高约2.2米、厚1米,旧砖砌筑;地上部分墙高约2.6米,厚约0.8米,旧砖砌筑,外表抹石灰泥;屋顶上铺砌筒瓦。上述做法表明,畅春园的冰窖采用了与紫禁城冰窖类似的半地下结构,圆拱门、厚厚的墙体及外表与普通建筑类似的瓦顶屋面。另畅春园冰窖采用了豆渣石铺砌台阶和地面。豆渣石又名麦饭石,属火山岩类,其主要矿物质是火山岩,是一种对生物无毒、无害并具有一定生物活性的复合矿物或药用岩石。当冰水融化时,

豆渣石可将水中的游离氯和杂质、有机物、杂菌等吸附、分解,而供给水中以矿物质,因而能防止水腐败,得到优质水。不难推断出,紫禁城冰窖地面的石材材质或与畅春园冰窖地面材质相同,或有着相同的净化冰水功能。

从上述分析可知,紫禁城冰窖建筑的避暑功能主要包括:采用地下式建筑形式,以利用地下温度的恒定来保持室内温度的恒定;厚厚的墙体及屋顶,以利于隔绝室外高温的影响;具有吸附、净化冰水功能的石材地面,有利于保持冰块的卫生;地面暗沟,有利于保持窖内干燥。

从功能上讲,冰窖主要用于藏冰,偶有用于帝王避暑吃“冰棍”。关于紫禁城冰窖藏冰数量,《大清会典·工部都水清吏司·藏冰》记载有“紫禁城内窖五,藏冰二万五千块”,易知每座冰窖藏冰的数量为5000块,而每块冰的尺寸约为0.5米见方,该尺寸的冰块不易融化。这些冰块均为前一年冬至准备,或从紫禁城筒子河、北海及中南海、御河等处采取(用于食物冷藏或宫中避暑),或为在上述河湖旁挖一个水池,预先将净水存入结冰(用于食用),然后由指定差役取运至冰窖中。古代无制冰

设备,冰均取自天然,史书中称“打冰”。如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有“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庭内凿之,声如裂石,曰打冰。”采冰的差役在冰面上将冰打成方块,然后拉着方形冰块在冰上滑行,将冰运到窖内。按照旧规,采冰一律在夜间进行。这是因为夜间结的冰未经日晒,不易融化,易于保存。紫禁城冰窖的藏冰一般在来年农历五月初一开使用,至农历七月三十截止。冰块储藏期间,大约有三分之二会融化,但是这是古人早就考虑好的。如《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在这里,“三其凌”就是储藏三倍所需要的冰块,以备消释。”

紫禁城的冰窖建筑及藏冰方法,满足了帝王在炎热夏天避暑纳凉的要求,其建筑技艺亦是古代工匠勤劳和智慧体现,对于现代建筑的隔热可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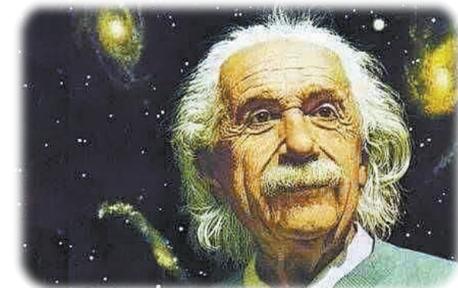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 那些用肩膀托起爱因斯坦的巨人们

## 科学史话

王善钦



在所有物理理论中,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无疑是最优美、最深刻的理论之一。从1919年5月让爱因斯坦名动世界的星光偏折的验证,到2015年9月被直接探测到的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到2019年4月公布的首张黑洞直接成像的照片,人们用100年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不断证明这个伟大的理论是正确的。

但是,正如奠定经典物理学基础的牛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让自己看得更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也并不是凭空而来,他在不同时期借助不同的巨人的肩膀,让自己看得更远。

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全才数学家”的庞加莱,也被译为彭加勒,是第一个深刻影响爱因斯坦的巨人。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但在此之前,洛伦兹与庞加莱就得到了多个类似结果。特别是庞加莱,他在此前几年就在自己的名著《科学与假设》中总结了自己更早期的论文中提到的好几个假定,比如,“同时的相对性”;这个假定后来被爱因斯坦写入他的相对论的论文中,作为两大基本假设之一,另一个假设则是麦克斯韦得到的“光速不随发光物体的速度而改变”的结论。

事实上,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得到的大部分结果,庞加莱都在此前得到过。虽然爱因斯坦很可能无法及时看到庞加莱在这个领域的全部工作,但他至少看过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他曾回忆,他在大学毕业后读到了这本书的德语翻译版,并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但庞加莱似乎并不重视自己得到的那些结果背后的惊人图景,没有踢出临门一脚。即使如此,因为庞加莱的众多贡献,他还是被誉为“相对论先驱”。

著名数学家闵可夫斯基是影响爱因斯坦的第二个巨人。他曾经在大学里教过爱因斯坦数学课程。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后,闵可夫斯基用他高超的数学技巧将爱因斯坦的理论解释为平坦的四维“时空”里的物理学。将时间作为一个维度,与空间结合,则是庞加莱于1898年首先提出的。在爱因斯坦想把引力结合到自己的相对论时,他才意识到闵可夫斯基描述的平坦四维时空的重要性;他想要研究的引力理论的核心,就是一个弯曲的四维时空,只要把闵可夫斯基时空弯曲,就可以了。

紧接着,爱因斯坦立即意识到自己正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他并未掌握描述弯曲时空的数学工具。爱因斯坦找到了好友、昔日同学、当时的同事、数学教授格罗斯曼,恳求格罗斯曼帮忙。格罗斯曼翻找大量文献后发现,爱因斯坦研究的新理论所需要的数学已经被几位数学家发展好了。

原来,早在1827年,有“数学王子”美誉的伟大数学家高斯在研究曲面时,摆脱外在空间依赖性,直接研究曲面的距离与弯曲程度——曲率,他证明:只要不破坏曲面的结构,曲面的曲率就是一个不变的量。高斯将这个结果命名为“绝妙定理”。1854年,高斯的学生黎曼将高斯研究的曲面推广到三维、四维乃至任意维的弯曲空间。黎曼病逝后,他推广得到的几何学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少数几个数学家补充了一些细节。

格罗斯曼告诉爱因斯坦,弯曲时空所需要的数学工具都准备好了,现在需要的就是把四维空间改为四

维时空,然后将这些数学工具应用到新理论上。1913年,爱因斯坦与格罗斯曼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此后两年,爱因斯坦独立前进,于1915年底成功构建出自己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广义相对论。

1919年5月,爱丁顿带领的团队在日全食期间测出了远处星光因太阳导致的时空弯曲而偏折的角度,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的预测值高度吻合。消息公布后,爱因斯坦立即登上神坛,被世人视为第二个牛顿。尽管爱丁顿的测量结果有一定偶然性,但后来几十年的不断测量,都证明太阳附近星光偏折角确实为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值。

当我们感叹广义相对论的优美、深刻与精确时,我们不仅要叹服爱因斯坦的过人智慧,也要意识到高斯、黎曼、庞加莱、闵可夫斯基等科学巨人的巨大贡献。我们还要认识到,伟大的科学变革往往并非一蹴而就的突变,它们中的大多数要经历漫长时间的积累与渐变,在这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中,会有许多杰出人物各自奉献自己的才智,成为为巨人提供肩膀的巨人。

爱因斯坦认为,在那些影响广义相对论的巨人中,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高斯。到了晚年,爱因斯坦承认了庞加莱在相对论领域的超前贡献。我们因此可以说:高斯,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是爱因斯坦脚下的几个巨人中最高大的那个;而庞加莱,这位深刻影响了死后至今数学多个领域一百多年发展的伟大数学家,是爱因斯坦脚下第二高的巨人。